

THE LABRADOR FROM CINCINNATI

Everybody Laughed.
The Dog Didn't.



FERDINANDO FREGA

来自 CINCINNATI 的拉布拉多

所有人都笑了。狗没有。

The P&G Saga · 18

一直有一条社会规则，说的总是同一件事：人们在葬礼上笑，在婚礼上哭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它只是在某个念头里留下一丝微笑；但那些思考过的人，那些自以为是多数的人，坚持说这不是真的。

这就像五个月前告诉全世界：我每月只花70美元，就能爬遍整个网络，一直爬到跨国公司自家搜索词的最顶端——不花钱，不做广告，不做SEO——大多数人会把这个消息当成一个笑话，一笑了之，只看到它讽刺的一面。没有人想到它可能是证据，也没有人想到，讽刺只存在于做成这件事的那个人的行动之中。

但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：我父亲的生日。一大早，我没有事先告诉他，就去他永恒的住所看他：墓地。

这次相见混杂着泪水和微笑，但最终我用自己方式为他庆祝了，就在这个故事里，给他一个惊喜——这是我最拿手的事，也是他最喜欢的事。

回到家，我发现妻子在哭。我以为她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一天的情绪里。并不是。她为我们的狗伤透了心：一只10岁的美国拉布拉多，如今已是条老狗了，三天不肯吃东西，她却找不到办法。

就连狗医生的上门——我从来没把他升格为兽医——也变成了人类医学那套惯常的噩梦：付费出诊、处方、化验，而他开着锃亮的新车，我站在那里佩服他有多聪明。

于是我调查了这个问题，找到了原因。我妻子换掉了他从小吃到大的狗粮牌子：一大袋10公斤装，富含维生素，到处都在打广告，出自一家我非常熟悉的公司，价格不过区区25美元。

Elisabetta，我的妻子，试了一个更便宜的新牌子，袋子上印着一只美国拉布拉多母狗，她以为这能打动他。没有。他就要那个牌子，只要那个牌子。

我妻子以为我在逗她，可当我抓了一把新狗粮放进旧袋子里，他就开始吃了——吃了第一口又立刻停下，看着我，好像在说我永远也骗不了他。

面对这整个局面，我笑得像个疯子，我妻子在哭，因为她以为狗快死了，而我女儿夹在中间，说我们俩都是白痴。

我牵着狗绳，带他出去散步，一直走到一家宠物食品店的橱窗。就在那里，正摆在橱窗里的，是他的牌子。他毫不掩饰：摇着尾巴，汪汪直叫，告诉我这就是他想要的。

我停下来向他解释：我们正过着紧日子，他那么喜欢的那个牌子曾是我一次攀登的对象，也许有一天我会让他被任命为那个部门的总监——但眼下，他只能接受现实。

他是条狗，没错，这一点我们都同意。但他有一个优势：他是美国狗，这让他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狗都占上风。

我们回到家，他开始吃了，我妻子好奇得要命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我告诉她，我答应了他，让他去Cincinnati一家跨国公司掌管PET&FOOD部门，而他相信了我——因为当一个姓Frega的人说了什么，你最好竖起耳朵，并且永远要想到，这事可能会成真。

Ferdinando